

### 同理心 Empathy

依稀記得是一個農曆過年的夜晚，人聲嘈雜伴隨著生理監視器警示聲此起彼落，這不是另一篇命運交響曲樂章，而是活像在菜市場的急診室。檢傷廣播重症病患一床接著一床送入重症區，而我是當時唯一的主責護理師，與其他急診夥伴立即照護那源源不絕一直湧入的病患，線上生理監視器已經不敷使用，床位無限的插床在插床，真是恨不得能夠擁有像立體停車位那樣的床位，能夠往上延伸。壓力高漲的我，除了要處理新病患的醫囑，還有持續監視舊病患的狀況，那種不能一絲鬆懈的氛圍，籠罩在整個急診室，內心承受壓抑與無奈及無法宣洩的苦悶，帶著這份情緒持續完成手邊的醫囑。

廣播傳來檢傷通知有新的重症病患，約莫40幾歲男性意識不清被推入重症區，身旁一名母親陪同，病患明顯敗血性休克合併呼吸衰竭，血壓及血氧皆不穩定，急診醫師詢問這位母親關於病患的資料，並解釋現在病況危急不穩定，隨時可能需要急救插管，我在一旁協助病患靜脈注射，一邊看著這位母親擔憂的聯絡著其他家人。陸陸續續其他家人前來，圍繞病床身旁是母親與兄弟姐妹。後來經過家屬討論，決定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急救同意書。因血氧持續不斷下降，協助幫他戴上Non Rebreathing Mask，抽血報告所有發炎指數非常高，除了異常的白血球、CRP、PH值呈現非常酸，Lactate也是非常高。看著這位母親輕撫病人的臉龐，約莫中年的兄長，也在一旁握著病患的手。

大部分能給予的處置都已經盡力了，通常這類病患接下來就是等時間，身為主護的我手邊仍沒停下來，持續處理其他患者。時間終究來到這一刻，心跳開始緩慢下來，於是我推著電擊器替他裝上，當電擊器顯示心律呈現一條線，依心電圖學角度是Asystole心跳停止，但真真切切是一條生命的逝去。對於專業醫療人員來說，我們是不該帶著任何情緒去看待這一切，因為這是每天在急診室不斷上演的劇目，於是受過長久訓練以來的我，快速替病患拔除身上所有儀器線路與管路，用簡單扼要向家屬說明接下來的處理流程，然後立即通知往生室接病患，當完成這所有熟悉不過的流程，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，趕快清空這床位。

當我為家屬拉上床簾，病患的母親對著我說，你知道嗎？在我所有的小孩，他是我的心肝寶貝，我最疼愛的就是他。看到這你一定感到很疑惑，一位40多歲中年男性，對我說這句話的不是他的妻子，而是他的媽媽，因為這位病患是一名智能障礙者，通常智能障礙者身體機能退化來的比正常人快與嚴重。回歸正題，我在這母親與其他家人身上看到，不因病患的特別，而影響那份無盡的愛，從病患身上的衣著可以看見他是被照顧得很幸福。當我聽完這位母親說的這句話，我心中出現一股愧疚感，對於長久以來訓練我們不帶情緒的專業態度，感到深深的愧疚。我立刻環顧四周當下身處的環境，似圖尋找一處安靜無嘈雜空間，我現在能所做的，是提供給眼前這一名心碎的母親，能夠與她的心肝寶貝好好道別。

但是抱歉，所有的急救室與診間床位已經塞滿。回想到在護理學習的道路上，不管是在學校或是踏入職場，大家都在倡議要用同理心去對待病人，我內心當下覺得非常不公平，將自己置於同理心的前提下，至少要具備同樣的條件與立場。而我當下所處的環境資源，不但使我無法展現應有的同理心外，還出現令人打冷顫的念頭，就是趕快送病患至往生室……

最後我給予這位母親一個擁抱，這是我當下僅有能給予的，我跟她說：阿姨，你的兒子他能感受到妳給予他無盡的愛，所以妳要想著他現在沒有任何病痛。說畢，我的眼角也泛著淚光，拉上床

### 同理心 Empathy

簾離開病床，轉身去處理其他病患。

我想不管是現在身處於急診室還是曾經待過，急診大家庭的每個人，一定對於這個環境又愛又恨，存在複雜無法割捨的情感，希望透過這則自身經驗的小故事，在急診高壓環境下，面對病患我們常常無暇去照護病患與家屬的情緒，也包括我們自身的情緒，很多時候當下處境，面對情緒只能選擇壓抑下來，等到下班或結束時，就會忽視或遺忘要回過頭去面對剛剛的情緒。久而久之，在無限壓抑及忽視的循環下，漸漸心變麻木，面對生命的逝去，卻帶有不適切的心態。電影「無問西東」台詞說到，人把自己置身於忙碌當中，有一種麻木的踏實，但喪失了真實，你的青春也不過只有這些日子。希望在醫療環境工作的每一位，我們不需照護別人的情緒，但我們要時時觀照自己的情緒，然後共同創造能夠給予一切同理心的環境。